



新课标课外阅读丛书

XINKEBIAOKEWAIYUEDU
CONGSHU
(青少版)

巴黎圣母院

原著：雨果（法） 陈海澜 编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新课标课外阅读丛书
青少版

巴黎圣母院

[法] 雨果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巴黎圣母院 / (法) 雨果 (Hugo.V.) 著; 陈海澜编译.
—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8.10
(新课标课外阅读丛书: 青少版)

ISBN 978-7-204-09644-2

I.巴… II.①雨…②陈… III.长篇小说—法国—
近代—缩写本 IV.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142584号

新课标课外阅读丛书 (青少版)

编者 张慧 陈海澜
责任编辑 侯海燕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印刷 武汉汉邦彩色包装印制有限公司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130
字数 2500千
版次 2008年10月第一版
印次 2008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5000册
标准书号 ISBN 978-7-204-09644-2 / I · 2035
定价 240.00元 (全20册)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联系。

联系电话: (0471) 4971562 4971659



CONTENTS

目 录

第一卷	5
第二卷	25
第三卷	51
第四卷	66
第五卷	94
第六卷	127
第七卷	153
第八卷	168
第九卷	187

宋

Ba ti Sheng mu yuan

巴黎圣母院



第一卷

一 司法宫大厅

一四八二年一月六日，这个若望·德·特渥依斯所谓的“使全体巴黎民众情绪激动的日子”，一个从远古以来既是庆祝主显节又是庆祝愚人节的日子。

在那天，格雷沃广场上要燃起篝火，布拉克小教堂要植上五月树，司法宫要上演圣迹剧。身穿胸前缀有白十字的紫红羽缎上衣的府尹衙役们，前一天已经在各个十字路口用喇叭般的高音通知了大家。

男女市民一大早就关好家门和店铺，从四面八方向那三个指定的场所涌去。

聚集在通往司法宫的几条路上的群众尤其多，因为他们知道，那些两天前到达的弗朗德勒使臣准备来观看圣迹剧的演出和愚人王的选举，这个选举也要在司法宫大厅举行。

在所有门口、窗口、天窗和屋顶上，聚集着又安静又老实的千千万万市民的漂亮面孔，对着司法宫，对着广场，显得十分满意。我们不少的巴黎人都喜欢观看那些看热闹的人，只要看到墙背后有点什么动静，就会使我们心满意足。

我们还是来说说那座古代司法宫的大厅吧。

木

Paris Hong niu yuan
巴黎圣母院

这座巨大的长方形大厅两头都被占据着，一头是那著名的大理石台子，那个台子在长度、宽度和厚度方面都是罕见的，正像早先土地赋税簿籍上那种能使卡冈都亚读后兴趣大增的文体所描写的“此大理石板真乃举世无双”。另一头就是那座小礼拜堂。这座小礼拜堂仍旧保留着那种精致的建筑艺术所特有的高雅风格：到处是卓绝的雕刻、精妙的金属雕制品，它给我们指出哥特式艺术时代已经结束，现在已朝着十六世纪中叶文艺复兴时期那一富于想象的仙境迈进。

在大厅中央，正对着大门，是一座铺饰着金线织锦的看台。这座看台是用来迎接弗朗德勒使臣们和另一些被请来观赏圣迹剧的贵宾的。

圣迹剧照例要在司法官的大钟敲响正午十二点的时候才能在那个大理石台子上开演。

可是群众从大清早起就已经在等候了。而且人越来越多了，像猛涨的河水一样，他们沿着墙壁升高，朝着柱子周围扩展，一直泛滥到屋椽上、飞檐上、窗棂上，甚至爬到这座建筑物和它的雕刻装饰的一切突出部分上。

在一段长时间的彼此调笑的喧闹之后，终于响起了正午的钟声。

“啊！……”人们异口同声地喊了一声。学生们不再出声了。接下去是一阵大骚动，一阵手忙脚乱，一阵使劲地咳嗽和用手绢的声音。人们各自调整位置，坐着或是踮起脚尖站着，或是聚到一处。然后是一片沉寂。

在一段长时间的等待之后，大理石台上的帷幔忽然揭开，走出一个人来。

那个人叫朱庇特，他相当不安，手脚颤抖，一直走到大理石台子边上连连鞠躬，走得离人们越近，那种鞠躬越发像是跪拜了。





等他刚一说出“等红衣主教大人一到场我们就开演”这个可悲的结尾后，他的声音就淹没在人们的咒骂声中了。

“马上开演！圣迹剧！马上开演圣迹剧！”人们嚷着。在所有喧闹声中，大家听见若望·德·梅朗狄诺的声音好像从尼姆的狂乱音乐里透出来的一片笛声：“马上开演！”这个青年学生尖着嗓子喊道。

“打倒朱庇特和波旁红衣主教！”罗班·普斯潘和另一些待在窗口的青年怒吼着。

“马上开演圣迹剧！”人们一遍又一遍地叫喊。“立刻开演！马上开演！要不我们可要屠杀啦，可要把那些喜剧演员和红衣主教都杀死，绞死啦！”

那可怜的朱庇特吓呆了，脸孔变得惨白。

幸好有人来解救他，来替他做主了。

一个站在栏杆里边大理石台子近旁空地上的家伙，他那瘦长的身子完全被他倚着的柱子挡住了，谁都瞧不见他。这家伙长得高大，瘦削，面色苍白，头发金褐，虽然额头和双颊上都已经有了皱纹，可还是显得年轻，有明亮的眼睛和微笑的嘴唇，身穿破旧的黑哗叽衣服。

这新来的人向前跨了一步：“朱庇特，”他喊道，“我亲爱的朱庇特！”

那一位还是没听见。这瘦长、漂亮的人终于不耐烦起来，几乎一直走到他的鼻子底下喊道：“米歇尔·吉博伦！”

“谁在叫我？”朱庇特问道，仿佛刚从梦里惊醒。

“是我呀。”穿黑衣服的人回答。

“啊！”朱庇特说。

“马上开演吧！”那一位说道，“让观众满足吧。我负责去请求法官的谅解，法官负责去请求红衣主教的谅解。”

✱

Barthelme's

巴黎圣母院

朱庇特这才透了一口气。

“公民先生们！”他用力向着还在朝他吼叫的观众喊道：“我们马上开演！”

“朱庇特，向你致敬！公民们，喝彩吧！”

“好啊！好啊！”群众喊叫着。

人们使劲鼓掌叫好，朱庇特却已经退到帷幔后面，那帷幔被叫喊声震得还在颤动呢。

巧妙地“平息了风暴”的陌生人，谦虚地退到了圆柱的阴影里去了。

真是怪事，几分钟前还那样闹嚷的全体观众，此刻却温顺地等候圣迹剧的开演。这就证明了一条真理：要想使观众耐心等待，先得向他们声明马上就要开演。

一阵抑扬的乐声从戏台里面传出，幕揭开了，跳出四个花面文身的角色，爬上戏台的粗糙的梯级来到台面上，在观众面前排成一行，深深地鞠躬行礼。于是交响乐停住，圣迹剧开演了。

所有这一切都非常美妙。

二 圣迹剧表演

在听着四个角色竞赛般地倾吐着隐喻的观众中间，此刻再没有谁的耳朵能比这位作者，这位诗人，这位正直的比埃尔·甘果瓦的耳朵更专注的了，再没有谁的心能比他的心跳动得更快的了，再没有谁能比他把脖子伸得更长的了。

甘果瓦刚刚把这欢乐与胜利的酒杯举到唇边，就有一滴苦汁渗了进去。

有个没人注意的破衣烂衫的乞丐挤在人群中间，他肯定是从身边别人的衣袋里找到足够的报酬，就打算坐在明显的地方，





以便引人注目和接受施舍。于是正当台上演唱着序幕开头几行诗的时候，他就攀着那些看台的柱子，爬到了看台栏杆下边的飞檐上。

他保持着沉默，使序幕的表演能顺利地继续进行着，要不是倒霉的命运偏偏让若望·孚罗洛从柱顶上认出了那个乞丐和他的装腔作势，本来是什么骚动也不会发生的。这年轻的捣蛋鬼大笑一声，他不管这会不会扰乱观众的凝神倾听，兴冲冲地嚷道：“喂！这个病鬼在乞讨呀！”

序幕突然中断了，人们的脑袋骚动着一齐朝那乞丐转过去，他却毫不慌张，反倒从这个机会里看出他可以得到很好的收益，于是就半闭起眼睛，用凄惨的声调喊道：“行行好吧！”

“咳，凭我的灵魂打赌，”若望说，“这是克洛潘·图意弗呀。啊呀！朋友，你的疮本来是长在腿上的，你怎么把它弄到胳膊上去了呢？”

这样说着，他丢了一个小银币到那乞丐放在有疮的胳膊上的大毡帽里。乞丐并不躲避他的布施和他的讥笑，继续用那凄惨的调儿唱着：“请行行好吧！”

这个插曲使观众受到了相当的干扰，甘果瓦很不高兴。他从最初一阵麻木状态里清醒过来，大声向台上的四个角色喊道：“演下去呀，活见鬼，演下去呀！”他简直不屑向那两个打断了演出的人投去一个轻蔑的眼色。

这时他觉得有人在拉他的外衣边儿，他回转身去，有点恼怒并且烦乱得笑也笑不出来。但他是应该笑的，那是吉斯盖特·拉让新的美丽的胳膊，她跨过了栏杆，这样来引起他的注意。

“先生，”这位姑娘说，“他们还会演下去吗？”

“当然哪！”甘果瓦答道，这个问题有些触怒了他。

“那么，先生，您愿不愿意给我解释……”

“解释他们还要讲些什么吗？你听下去就得啦！”

✱

Paris Hong Kong wan
巴黎圣母院

“不，我问的是他们刚才讲的是什么来着。”

甘果瓦抖了一下，好像突然被人碰着了伤口。

“这笨姑娘真烦人！”他在牙缝里轻声说。

从这个时候开始，他对吉斯盖特失去了好感。

这当儿，演员们听从了他的命令，群众看见他们重新表演，都留心倾听着，但是相当多的美妙词句却已经错过了，两幕戏当中的衔接处被突然打断了，而那却是甘果瓦费尽苦心写出来的。不过人们逐渐肃静下来，那个大学生住口了，乞丐数着他帽子里的几个钱，戏继续在台上表演着。

这实在是出相当好的戏，假若略加整理，就是现在也还是可以上演的。情节尽管有点冗长和空洞，但是十分简单，也还合乎要求。心地直率的甘果瓦十分珍视它的清晰易懂这一点。

当剧中的商女同贵妇正在争吵，当工人师傅正在演唱下面这行美妙的诗句的时候：

我从不曾在森林里见过更神气的野兽！

一直毫无道理地关着的大门，这时忽然更加毫无道理地给推开了，守门人响亮的声音突然通报说：“波旁红衣主教大人到！”

三 红衣主教

可怜的甘果瓦！

他很有理由担心发生的事，却过早地发生了。红衣主教阁下的进场使观众的情绪激动起来，所有的脑袋都朝看台转过去。听不见别的，只听见大家重复地喊：“红衣主教！红衣主教！”不幸的序幕又一次被打断了。

红衣主教在看台的门槛上停留了一会，他相当傲慢地朝观众看了一眼，吵嚷声就更厉害起来。每一个人都希望更清楚地看到





他，都把头抬得比旁边的人更高些，都朝他看着。

他的确是一位出众的人物，看他比看任何喜剧都值得。查理是波旁的红衣主教、里昂的大主教和伯爵、高卢的首席主教，他还因为哥哥——波热的贵族比埃尔——娶了路易十一的长女，而和国王有了姻亲关系。又因他母亲阿涅丝·德·勃艮第，使他又和勇敢的查理有姻亲关系。这位高卢的首席主教性格里的鲜明特点，就是具有弄臣的精神和对于权势的虔敬。为了使自己不至于同路易或查理弄得关系破裂——这种关系很像曾经使纳姆公爵和圣波尔元帅覆没的沙西德漩涡与锡拉岩礁一样——你就可以想象出这双重关系给予他的无数阻碍，以及他的精神的船只必须从其间通过的那些岩礁了。谢天谢地，他总算免于覆没，一无阻碍地到达了罗马。他虽然已经到达港岸，而且正因为已经在岸上，每当他想起在相当长的政治生活中的种种惊险的遭遇，内心还是不能平静。讲起一四七六年，他照例总是说那对于他是“既白且黑的”，意思是说他在那一年里失去了他的母亲波旁公爵夫人和他的表兄勃艮第公爵，不过这一种哀伤由于另一种而得到了安慰。

但他是个好人，他愉快地度着他的红衣主教的生涯，喜欢在莎里约王室葡萄园游玩，不憎恨理查德·拉卡尔玛和多玛斯·拉沙雅德，给少女们的布施比给老妇们的多些。由于这一切，他是受巴黎公众欢迎的。红衣主教无论到哪里去，身边总是围绕着一小群血统高贵的主教和神甫，他们都是又文雅又轻佻，而且喜欢宴饮。圣日耳曼·多克塞尔的虔诚信徒们在黄昏时分经过波旁府邸那些灯火辉煌的窗子时，不止一次听见那黄昏前给他们唱晚祷歌的声音混在一阵玻璃杯相碰的声音里，唱着曾经三次加冕的教皇伯努瓦十二世的酒神颂，这使他们非常反感。

毫无疑问，正是由于他那身份和声名，人们在他进来的时候就把恶意的表示压制住了。他们在一会儿以前还很不高兴，并不认为

✱

巴黎圣母院

应当在选举愚人王的日子对红衣主教表示敬意。但巴黎人是很不善于怀恨的，何况由于权威性的戏剧提前开演了，好心的公民们已经占了红衣主教的上风，这就使他们很满意了。何况波旁的红衣主教先生是一个美男子，很整齐地穿着非常漂亮的红色长袍，这就是说他赢得了全体妇女，也就是一半观众的好感。由于红衣主教在戏演了好一会儿才到场，你就去责骂他，那可是不妥当的，恶劣的。因为他是一位美男子，而且还端整地穿着他的红袍子。

他进来了，带着大人物面对公众时照例有的微笑向观众行了礼，慢慢移步走向他那张铺着华丽的天鹅绒的靠椅，神色显得完全心不在焉。在他走上看台的当儿，跟在他身后的随员们，即我们如今称之为智囊团的那些主教和神甫们，更加引起了厅堂里观众的骚动和好奇。每个人都乐于指点他们，说出他们的姓名。此刻红衣主教也不怎么在乎这些，何况他还有一桩挂心的事儿使他显得心事重重，那就是弗朗德勒的使臣们，他们紧跟在他后面，几乎同他一起来到了看台上。

他并不是一个城府很深的政治家，“最尊敬的奥地利公爵殿下下的使臣们”并未使红衣主教怎么操心，但却在别的方面给他添了麻烦。他，查理·德·波旁，他这位红衣主教，他这个法国人，这个酒友，却要热烈欢迎并设宴招待那些爱喝啤酒的弗朗德勒人，那些资产阶级，那些执政官员（我们已经在前面交待过），而且还是当着公众的面，这实在是有些令他难堪的。的确，这要算是他讨好国王的事情里面最可厌的一种了。

当守门人用响亮的声音通报“奥地利公爵殿下下的使节们到”，红衣主教就表现出全世界最好的礼貌（对此他是何等的熟悉），朝大门口转过身去。不用说，整个大厅的人也跟着守门人喊了一遍。

奥地利的马克西米良的四十八位使臣并排着双双到来了，他们都很端庄，和跟随查理·德·波旁的那些教会人士截然不同。





可是也有一个人是例外。这个人有一副清秀、聪明、机警的面孔，嘴鼻又像猴子又像外交家。红衣主教在这人面前迈了三步，深深地施了一礼，而他的称呼不过是“刚城的参事和养老金领取人居约姆·韩”。

很少人知道这位居约姆·韩是什么人。他是一个罕见的天才，在革命时期一定会干得轰轰烈烈，但是在十五世纪，他却不得不采用空洞的阴谋诡计，就像圣西蒙公爵说的“生活在地道里”。他被认为是欧洲第一个挖地道的人，经常替路易十一出谋划策，插手这位国王的一些机密事务。群众根本不知道这些情况，看见红衣主教对这个其貌不扬的弗朗德勒官员表示的那种礼貌，都感到非常惊奇。

四 雅克·科勃诺尔老板

当这位刚城养老金领取人同红衣主教相互低低地鞠躬和以更低的声音谈话之际，一个高身材大脸盘宽肩膀的人凑了过来，打算同居约姆·韩并肩走进大厅。这真像是一条大狗站在一只狐狸旁边。他的毡帽和皮外衣在四周那些穿天鹅绒衣服的人当中显得非常触目。守门人以为他是个走错了路的马夫，把他拦住了。

“喂，朋友！这儿是不让走的！”

那穿皮外衣的人把他的肩膀一推。

“这家伙想把我怎么样？”他大声嚷道，使得整座大厅里都开始注意这奇怪的对话来了。“你没有看见我是同他们一道的吗？”

“你的姓名叫什么？”

“雅克·科勃诺尔。”

“你的身份是什么？”

“袜店商人，刚城的三链记袜店。”

守门人犹豫起来。通报执政官和市政官们，那还说得过去，但是要通报一个袜店商人，可就困难了。红衣主教如坐针毡，所有的人观看着，倾听着。为了对付这些弗朗德勒狗熊，使他们在公众面前像样一点，红衣主教大人两天来费尽了心血，但这种无理太难堪了。这时居约姆·韩带着文雅的笑容向守门人走过去，用极低的声音对他说：

“给刚城执政官的秘书雅克·科勃诺尔通报。”

“守门人，”红衣主教高声说道：“给著名的刚城执政官的秘书雅克·科勃诺尔通报！”

这是一个误会。居约姆·韩以为他个人就能把这个困难搪塞过去，可是雅克·科勃诺尔听出了红衣主教的声音。

“不！凭十字架发誓！”他用打雷般的声音喊道，“你听清了吗？我是刚城的袜店商人雅克·科勃诺尔，一个字不多，一个字不少！凭十字架发誓！袜店商人，这是够漂亮的！大公爵殿下不只一次在我的袜子堆里寻找他的手套呢！”

爆发了一阵哄笑和赞叹。俏皮话在巴黎是马上就会被人听懂的，当然也总是受到喝彩的。

何况科勃诺尔是平民出身，他周围的群众也是来自民间，他们之间感情的交流是敏捷的，迅速的，甚至可以说是坦然的。弗朗德勒袜店商人的高傲语气，虽然羞辱了那些宫廷显贵，却在全体平民的心里唤起了某种庄严的感情，这种感情在十五世纪还是模糊不清的。刚才向红衣主教挑战的这个袜店商人原来是同他们一样的平民呀！这给了那些可怜虫很好的印象。他们向来习惯于尊敬与服从圣热纳维埃夫学院大僧正（给红衣主教牵衣裾的角色）的侍卫们的奴才。

科勃诺尔傲慢地向红衣主教施礼，红衣主教向这位使路易十一畏服的威风凛凛的老板还礼。同时，被菲立浦·德·果明称作





“聪明而狠毒的人”的居约姆·韩，带着意味深长的、充满优越感的笑容看着他俩，他俩于是各就各位。红衣主教困窘不安，科勃诺尔安静而高傲，而且当然在想着他那袜店商人的称号也同别的称号一样是非常美妙的。玛丽·德·勃艮第（科勃诺尔今天特意来参加其婚礼的那个玛格丽特的母亲）对这个商人比对一位红衣主教还要敬畏呢！因为煽动民众起来反抗勇敢的查理的女儿的宠臣们的，并不是一位红衣主教。而当弗朗德勒的公主跑到绞刑台下用眼泪和哀恳，为她的宠臣们的性命向民众求情的时候，一句话就鼓动起刚城市民反对她的，也不是一位红衣主教。只要这位袜店商人抬一抬他皮外衣里面的胳膊，显赫的居耶·德·安培古老爷和居约姆·雨果奈老爷呀，你俩的脑袋就得掉下来！

可是对于可怜的红衣主教，一切还没有完结，既然陪着那样的客人，他就得尝尽辛酸。

读者也许没有忘记戏剧开场时爬到红衣主教的看台栏杆突出部分的那个莽撞的乞丐吧。贵宾们的到来并没有引起他丝毫注意，当教士们和使臣们像真正的弗朗德勒青鱼一般涌进来的时候，他自由自在地坐在那里，还大胆地把两条腿在他坐的地方架成十字。这是一种少见的傲慢举动。然而，所有在场的人里面，可能只有他是独一无二不屑于回过头去注意科勃诺尔与守门人的争论的人了。已经迅速获得了人们的同情，吸引住人们眼光的这位刚城袜店老板，这时候偏偏走来坐在看台第一排的座位上，恰巧是在那个乞丐的头顶上。这位弗朗德勒使臣一看见在他下面的那个乞丐，便友好地拍拍他那全是补丁的肩膀，人们不免吃了一惊。乞丐回过头去，两人脸上都现出惊异、熟识和兴高采烈的样子。于是这个袜店商人毫不在乎观众会怎样想，就同那生疮的乞丐握着手低声交谈起来。克洛潘·图意弗的破衣烂衫衬在看台的金色帷幔上，就跟青虫爬在橘柑上一样。

✱

Ba li Sheng mu yuan
巴黎圣母院

这件不寻常的新鲜事激起了大厅里一阵疯狂的欢乐的喧闹，弄得红衣主教急不可待地想要看清楚是怎么回事。他半侧着身子，但从他的座位上只看得见图意弗的破衣服边儿，他想当然地以为是乞丐在乞求施舍，这种冒失激怒了他，他喊道：“司法官先生，请把这家伙给我抛到河里去！”

“凭十字架的名义，红衣主教大人，”科勃诺尔依旧握着克洛潘的手说：“他是我的朋友呀！”

“好极了，好极了！”群众叫嚷道。从这个时刻起，科勃诺尔在巴黎也像在刚城一样“得到了群众的爱戴”，就像菲立浦·德·果明说的：“因为在这样混乱的场合，这种性格的人一定会受人拥护。”

自从红衣主教进了大厅，甘果瓦就不断地努力抢救他的序幕。他首先吩咐那些犹豫不决的演员们继续演下去并且把他的嗓门提得很高，随后发现并没有一个观众在听，他又阻止了他们。

然而当我们的诗人看见人们稍微安静了一点，他就又想出了一个补救的办法。

“先生，”他侧身向旁边一个样子很耐心的正派的胖子问道，“还要演下去吗？”

“什么？”那人说。

“哎，圣迹剧呀！”

“随您的便吧。”那人马上回答。

这句半带赞同的回答对于甘果瓦就已经足够了，他便亲自出马，尽可能让自己夹杂在观众的呼声里喊道：“重新开演圣迹剧呀，重新开演呀！”

“见鬼！”若望·德·梅朗狄诺说，“他在那边唱些什么，在那尽里头？（因为甘果瓦装出四个人的声音在喊。）说呀，同学们，圣迹剧不是还没有演完吗？他们倒想重新开演。这可不对呀。”

